

邹弢：被遗忘的报人和小说家

| 吴歌 文 |

1931年。锡东后宅一处普通住宅里，一位白发萧然、腿脚残疾的八旬老者默然逝去。这位逝去的老者，是近代无锡第一位职业报人和小说家邹弢。无锡人知道他的至今不多。但鲁迅则在邹弢生前，已经把他记录进自己的名著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

出自梁溪的瘦鹤

1850年9月27日午夜子时，邹弢出生在无锡城东泰伯乡后宅的一户普通农家。

说邹家普通，因为这就是个务农家庭，兼顾读书。邹弢曾在《三借庐剩稿》中写道：“余世居无锡让乡之月台街，先祖筠溪公，先父正峰公，读而兼农，余从耕之。”而且，他家耕读兼顾还做点小生意，只是从祖父开始的，“余家素务农，至大父始读书而因贫复贾。”祖父和父亲都参加过科考，但数次失利而只能放弃。太平天国战火蔓延江南时，邹家遭了兵火：“辛酉发匪至，焚其居，余年十二。”读书把家境读穷了，太平军的战火进一步加剧了财产丧失，所以，少年的记忆里，始终保持着家庭因贫困不让自己读书的那一幕，幸而祖父的坚持，才使他得以继续读书，完成启蒙教学。

邹氏本是无锡望族。后宅这个地名也是因为元朝时邹氏一支从华庄迁来此地，落户经营，门庭兴旺。明朝时邹氏一支成为巨富，在徐塘建造了壮丽宅邸。又一支后裔在朝廷当了高官，衣锦还乡，在旧宅之后新建一座大宅，遂有后宅之名。直至20世纪50年代土改时期，后宅邹姓中还多有地主人家。单一姓之望，并非家家兴旺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同姓家族中的贫富高低之悬殊，如若天差地别。邹弢家庭就是如此，虽然住在大宅附近的月台街，却已沦为贫民。

邹弢需要进一步学习深造，17岁时被祖父送去了苏州，跟随表叔钱国祥读书。钱国祥，字乙生，是俞曲园大师的入门弟子，而且不是私淑弟子，是紫阳书院的得意弟子。俞樾是道光三十年进士，当过翰林院编修和河南学政，辞官客居苏州，曾主持紫阳书院，章太炎、吴昌硕都是他的学生。他曾从紫阳诸生6000余篇课艺中，择取80篇编成《紫阳课艺》，其中选入钱乙生的《凡有血气者尊亲》一文。苏州钱家与无锡邹家是姻亲，泰伯乡靠近苏州，大家族之间通婚很为寻常。钱乙生博学，通小学、算学、医学、地理，后出任上海制造局兼翻译馆校勘，兼教习，邹弢得这位表叔教导，受益颇多。

邹弢在苏州待了十四年，不仅完成了古时文人必须的文化学习和熏陶，还参加了多次考试，并在光绪元年26岁时考上了金匮县秀才，获得了最基本的功名。他成为一名塾师，并有了大量的文人交游，钱乙生的名气和圈子给他提供了众多方便。他从22岁起努力学习写诗，记录了不少当时生活场景：“四海知音第一流，使君与我最相投。胥江五载同诗酒，山水清狂结伴游。”这是记文人交游，肆意快乐。“未必人间

道不同，荒庐淡寂寄孤踪。儿怀秃笔偷涂纸，妻补寒衣预蓄冬。媚世无才休入俗，读书有暇亦兼农。日长睡起浑闲事，窗外浮云一笑逢。”这是记日常家居生活，平淡清贫。

吟诗作文是旧式文人的基本功。邹弢开始向上海的《申报》投稿。1876年的申报副刊发布了他的《采莲词》，自此至1880年，邹弢在《申报》刊登诗词约160次左右，1879年11月24日的《申报》一次发布了他的《秋夜怀人诗十二首》。他的一些青楼题材的诗词也发表在《申报》上，出现了陈玉卿、吴琴仙、凤楼梧、李小宝等多名青楼女校书的名字。当时《申报》为扩大影响力，在精英国征求诗词唱和，与邹弢唱和的苏沪文人有多位，邹弢名声日隆。有位叫汪定持的文人，在为邹弢七十岁所作寿言中说：“时上海报纸只有《申报》及《字林沪报》，权其轻重，当以《申报》为巨擘。每日服务之暇，则取《申报》而浏览之，尤喜所载诗词，爱不忍释。先生出署名为梁溪瘦鹤词人，余每诵先生所作，便觉心折。”（《三借庐剩稿续刊·寿言》）

邹弢为自己取了个号：梁溪瘦鹤，用于诗创作的署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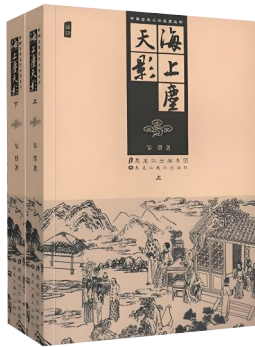
以报纸和文学为翼

1881年，31岁的邹弢终于告别苏州，满怀憧憬，前往上海。

这是一位旧式文人向新式职业文人的转变。“掉头去不顾，一叶长风拂……纵观客怀壮，申浦盟鸥鳬。”（《酒后放言益闻馆中作》），读到他写于这个时期的文字，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风气对他的召唤，以及他内心的冲动。

苏州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江南最繁华的大都市，但鸦片战争之后开埠的上海，此时已经繁华超过苏州，并且表现出旭日东升般的生机蓬勃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城市，吸引了无数创业者、梦想者的前往。邹弢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在上海成为从无锡走出来的最早的职业报人和小说家。

邹弢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，是申报馆的记室。他在《三借庐剩稿·刊稿缘起》中自述“辛巳秋（1881），至申江为申报馆记室。”所谓记室，古代是个专司书写的官职，报馆记室则相当于后来的通讯员吧，不是正式记者，但应约为报社写稿。年底他就入职了益报馆，担任主笔。旧时报馆总编纂之下有主编、主笔，主编管编务，主笔管文稿和编辑。益报馆主办的报刊《益闻报》，是天主教在上海创办最早的中文报刊，



创刊于光绪五年（1879），初为月刊，后改为周刊，这是邹弢工作最久的报刊。1896年以后，他曾出任《苏报》主编，不久与老板争执而离职。1898年5月创办《趣报》，虽曾发行万份，但仅三个月就休刊了。之后，他还应聘编过杂志，时间不长。

邹弢在上海生活约40年，从事报人职业大约10年多，期间还曾两次参加科举乡试，一无所得。他曾经应聘随从幕僚数年，也曾从事过西方著作的编著翻译，1905年之后，改行去启明女校教书，达15年之多。但报人生涯应该是他颇为精彩的一段，他的重要交往、主要文学创作，大都与这一段生活相关。

报人是随着大众传播出现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文人群体。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漩涡中，这一群体自然也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，那就是半旧半新的文人特征。邹弢写过一本《春江灯市录》，是一本介绍上海租界风土民情的书，具有旧式文人冶游和近代旅游的双重性。《上海品艳百花图》是对上海妓女的介绍和品味，《春江花史》是为妓女立传，这两本书都带着旧式文人才子的审美情趣。邹弢在苏州就有流连青楼之好，但他却自述狭游青楼只是一种排遣忧愁的方式。

邹弢的笔记小说《三借庐笔谈》、长篇小说《海上尘天影》都完成于报人时期，并与这一时期的生活密切相关。《三借庐笔谈》那种讲故事的方式，正与大众新闻传播十分适应，既符合报纸文字短小精练的要求，又符合趣味与教育相契的特征。《海上尘天影》则以《断肠碑》之名，随《趣报》逐日赠送单页。

我对邹弢报人生涯的疑惑，是为何他始终未能进入《申报》工作？他最先发表诗词的报刊就是《申报》，许多交游唱和的文友都是《申报》工作主笔、主编和主要作者，他的老师王韬被创办《申报》的英国老板美查奉为报人作家群之首，而且，他的《浇愁集》也最先由申报馆出版，与他在《益闻报》同事的黄式权还出任了《申报》主笔。难道是他自己不愿意，或者不中意《申报》开出的待遇条件？

报刊和文学，是邹弢沪上职业生涯的双翼。

黯然老去的瘦鹤

1923年，年逾古稀、老病缠身的邹弢黯然回乡。

15年前他曾经回到后宅，捐建了一座养正学堂，为当地培养人才。而此时，他已经破产，连住房都

是朋友借给的。两年前应朋友诚邀去苏州天平山看红叶，跌坏了脚，被庸医治成残疾，然后被启明女校辞退。幸好有学生发起为他捐款，得以略解困窘。

邹弢自1911年妻子辞世后，连遭家庭不幸，先是长子得了精神病，次是长孙得病去世，再是双胞胎孙子孙女相继去世，到1923年幼孙去世，加之经济破产，令他痛不欲生，所以将所居居为“守死楼”。他虽然担任了后宅图书馆的馆长，还与人合办一张《泰伯市报》，写作连载小说《泰伯春秋》，但却无济于事。这位名重一时的报人和小说家，衰老力乏的身影从此被时代大潮日渐湮没。

我在资料堆里查到邹弢创作的累累硕果。笔记散文集：《上海品艳百花图》《春江花史》《春江灯市录》《游沪笔记》。小说集：《浇愁集》《三借庐笔谈》《海上尘天影》《蛛隐琐言》《潇湘馆笔记》《泰伯春秋》。专著文集：《泰西各国新政考》《地球方域考略》《万国风俗考略》《地舆总说》《洋务管见》。诗文集：《三借庐剩稿》《三借庐剩稿续刊》《诗学速成指南》。另外还有任教时所编教材多种。其中《浇愁集》《三借庐笔谈》，在鲁迅《小说旧闻钞》和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都有提到。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是鲁迅上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讲义。2009年，黄山出版社出版发行了《浇愁集》。

《海上尘天影》是邹弢最重要的文学创作。这部小说带有自传性，创作于1892至1895年之间，主要情节来自作者的一段生活经历，把政治和情欲（时务和爱情）交织起来讲述，这是晚清小说家津津乐道的两大叙事方向，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文化的冲突和人物形象的二重性。学者把韩邦庆的《海上花列传》、孙家振的《海上繁华梦》、邹弢的《海上尘天影》看作晚清长篇小说的代表作，三人都是报人作家，三部小说都是青楼题材，涉及当时官场、商场、赌场、欢场的风气和生活，有暴露黑暗讽刺丑恶的取向。鲁迅把这类小说称为“狭邪小说”。上世纪90年代，国内多家出版社影印或重新出版过《海上尘天影》。

小说的男主人公韩秋鹤，被作者设计为前身是仙界的白鹤，女主人公苏韵兰前身天界万花总主的坐骑。联想邹弢的笔名“梁溪瘦鹤”，不言而喻，这是作者的文学化身。韩秋鹤仰天悲呼：“老天，你生我这个人，应该给我一个称心施展的境遇。为何使这些众小登场，虎眈狐媚，使我无容身之地呢？”爱情不幸，人生也是不幸，这分明就是晚年邹弢的心声，是他毕生奋斗却未能展翅飞翔的悲愤表达。我以为，其中也包含了他终身未能正式入职《申报》的郁闷和不服。

邹弢在民国生活了20年，但他始终是晚清报人和小说家，因为他的报人和小说家生涯以及成果都在晚清，而且在梁启超提倡“小说界革命”之前。他是无锡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精彩一页。

瘦鹤近乎默然无闻地逝去，但他的文学光彩不会泯灭。